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孫雪娥夢訴前生恨

夫子紅顏我少年，嫁來不肯出門前。於今拋擲長街裡，萬古知心只老人。
潮生滄海野棠春，劍逐驚波玉委塵。
青血化為原上草，人生莫作婦人身。

單表這男女為人生大欲，生出百種恩情，也添上千般冤業。雖是各人恩怨不齊，原來情有情根，冤有冤種，俱是前世修因，不在今生的遭際。所以古書上說，那藍田種玉，赤繩繫足，俱是月老檢書，冰人作伐。那陰曹地主，有一冥官，專主此事，即是說化生的大道。或是該偕老的，百年舉案齊眉；或該折散的，中年斷弦反月；還有先恩後怨，空有子女，看如陌路仇人，義斷恩絕，縱有才色，視作眼中釘刺一般，總不與容貌相干。內中投合，多不可解。

從那古來帝王卿相，受寵專房妃妾，庶人百姓，離合生死的因緣，細細看來，只有夫婦一倫，變故極多。可見「情慾」二字，原是難滿的。造出許多冤業，世世償還；真是愛河自溺，慾火自煎。一部《金瓶梅》，說了個色字，一部《金屋夢》，說了個空字。從色還空，即空是色，乃因果報轉入佛法。是做書的本意，不妨再三提醒。

即如這金二官人，是金主宗室撻懶的族弟，有權有勢，又是妙年，娶了梅玉為妾，年貌相當，也是一對姻緣了。豈知暗藏因果，有冤報循環。原來金二官人嫡妻，是糊罕小將軍之妹。生的豹頭環眼，醜惡剛勇，弓馬善戰，即是一員女將，反似個男子一般。嫁的個金二官人，卻白面朱唇，像個女兒模樣。分明有陰陽倒置的光景。那金二官人，平生畏之如虎，卻又第一好臊，專在風流場裡打滾捨命，被這渾家常是打過幾番。再不肯改，把這些家下使女們，俱不許到他跟前，有和他笑一笑的，就打成一塊肉醬，或使刀割針刺；百樣奇妒，世所罕有。那金二官人，因此看這渾家，又丑又怕，如羊見虎的一般，那裡還能夠動情，瑟、瑟、瑟，抖一個不住。他那個渾家便道：「你在外定是拋在巢窩裡，不把老娘放在心上。」半夜裡一頓拳打腳踢，冬月趕在地板上睡去。因此金二官人反像鰥夫一般。年少浪子，如何捱得？偏又捨命的橫嫖胡乾。今日放膽的娶了梅玉為妾，不敢到家，只圖個一時快活。正是老鼠趕著貓兒肉，不顧生死。明是梅玉母子該闖入折磨地獄，才有此事。

當日一連三夜，花攢錦簇，受用不過。梅玉母子商議，既是來為妾，三日後找尋大太太行禮。這個樓房裡，沒個女人，可不知是甚麼所在，想是和太太說明了，兩院分居，到也十分方便。想起孫媒的話，多管這正房沒甚人樣，不成材料，因此全不來照管。略使句話探了探金二官人，他又不肯言語，只將胡言支吾，全不放在心裡。從來說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黏太太見金二官人一連三夜，全不回宅，只說是隨兀求打圍去了。使人去打聽，那差來的家人，只怕主母，不怕主公，曉得他是做不得主的。到了天漢橋大街王尚書家樓上一看，只見一片紅紗錦繡帳幔，守著個嬌滴滴花朵似十八歲的美人兒，腿壓著腿，一遞一杯吃酒。悄悄不言語，回復了主母，險不吼倒了班爛白額金睛虎，氣壞了性潑心粗的母夜叉。即時點起隨身女將二十餘名，騎上大馬，各帶長刀粗棍，自己換上一領半新不舊的金蟒戰袍，腰懸利刀，親到天漢橋來。早有書童密密傳信。金二官人正然飲到樂處，用手摸著梅玉的胸前肉兒，好不快活。忽聽得太太來了，好一似：

天雷霹靂冷水澆頭，斷了線的傀儡，木偶人絕了聲音；退了神的師巫，死泥神全無生氣。又像是麻雀兒見鷹，一頭鑽入深窠，不知生死；又像是山兔遭狗，兩腿不住亂跳，那顧高低。蛇入窟中仍掉尾，龜鑽泥底不鐘頭。

原來男子有三樣淫，婦人有三樣妒；淫性不同，妒法也不一。問是那三樣淫：第一是有宋玉潘安的貌，相如子建般才，不得一個絕代的佳人，和我相配，這一生的春花秋月，對著個蠢婦愚妻，有句話和誰說？因此相如有《鳳凰操》，子建有《洛神賦》，縱然淫奔失德，只為這才色二字，不肯放過，謂之才子淫；第二是那少年公子，遊俠王孫，擁著十萬腰纏，五陵裘馬，到那章台折柳，狹斜看花或是一擲千金、十千一斗，不妨他傾囊解贈纏頭，竊玉偷香苟就，謂之蕩子淫；第三是那登徒子，淫不論色、飲不擇泉，就是東施嫫母，黃髮歷齒的村婦，雞皮鶴髮的老嫗，一味包荒，不分老幼，劫奪平人，全忘廉恥，謂之凶荒淫。就有這三樣妒婦來配著他。第一是情妒：夫婦綢繆，十分愛戀，一夜也分離不得。忽然聞知丈夫有了外遇，或與婢子相通，不免吃醋拈酸，剪髮撞額，爭個不了。文君的《白頭吟》，蕙娘的《回文錦》，妒到堪愛堪憐處，轉覺有趣；第二是色妒：婦人以色事夫，今日丈夫有了美妾，便覺於我冷冷，枕席不歡，風流味短；況我的年漸衰老，眾妾的顏色方少，如何比得過他？未免怕丈夫偏寵少艾，恐有以妾奪嫡之嫌。因此爭鬧，不許娶妾。雖然無后妃包納小星之德，也是婦人常情；第三是惡妒：生來一種凶性，一付嘴利；沒事的防籬察壁，罵兒打女，摔匙打碗，指桑罵槐，吵個不住；搜尋丈夫，不許他睜一睜眼看婦人。還有終身無子，不許娶妾；縱在外娶妾，有了子女的，還百計捉回，害其性命。或是故意替丈夫娶妾，以博賢名，仍舊打死，以致丈夫氣憤，這種軟髮髻，多有自縊身亡的，謂之凶妒。

今日金二官人遇的黏夫人，分明是凶妒了。自把軟髻髮戴在頭上，卻去娶妾，可不葬送煞無罪的良人，有情的女子。當時金二官人，一聞得太太到了，好似呆了一聲不言語，丟下酒杯，跳下床來，也不管梅玉母子，披上衣服，不走前門，卻從後門，牽出馬去，一溜煙走了。梅玉只道金二官人出門去迎接，忙忙勻臉穿衣，出房下樓，相迎不迭。行至二門外，軟壁屏風前面，猛然一見，但覺寒毛生遍體，烈火似燒心。你道甚麼模樣？但見：

戴一頂紅絨毳帽，上綴一顆胡珠，穿一雙綠線皮靴，斜鑲四條蜀錦；紫堂色面皮，烏騰騰眉橫殺氣；黃般眼角，高突突面帶凶光；耳垂金環兩串，項掛素珠一條；河東吼地大獅王，漢北翻天羅剎女。

當下黏夫人見梅玉出來迎接，生的千嬌百媚，玉軟香溫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高聲大罵：「好大膽的淫婦！臭蹄子、歪刺骨、引漢精、九尾狐狸，還敢大模大樣、擺得浪浪的來見老娘！你和你那臭忘八搗的穀了。」走上前一把揪住青絲細發，叫一群番婆女將：「快將賤人衣服剝了，我慢慢的安排他！」一個個如狼似虎，扯的扯、剝的剝，只落得貼身紫羅襖兒，鬧的哭的亂成一塊。

那孔千戶娘子，正預備來見，聽的女兒一片聲叫皇天救命，往外跑不迭，撞見正打哩。只得上前砌頭，撞在地下，遮護他的女兒。黏夫人問時，才知是梅玉的母親，越添惱怒。即取大棍在手，一頓好打，多虧房主婆來救開，推著走在屋後去了。即時取布衣兩件，與梅玉換了，扶在馬上回宅去了。孫媒婆正在樓上吃喜酒，二三日不回家，也騙了許多喜錢。見太太到了，唬的鑽在床底下，篩糠似地亂顫，哪敢出頭。等的太太上馬回去了，方才鑽出來，一道煙走了。這孔千戶娘子，怎肯干休？一直趕往孫媒婆家去，拚命要人，哭出門來，母子不能相顧。在旁觀看人，無不嗟歎，說金公子沒有主意，坑陷這母子二人。有詩歎曰：

寶釵重合兩無緣，魚在深潭鷹在天；得意紫鸞空舞鏡，傳言青鳥怕銜箋。金盆已覆難收水，玉軫長拋不續弦；若問磨蕪窗下遇，遙將紅淚灑窮泉。

原來世上恩仇聚散，榮辱禍福，是有一定的因果，不是偶然相聚的。這梅玉一見黏夫人，便覺有些毛髮凜然，十分恐懼；一似前生欠下他的債一般。那夫人見了梅玉，一似積世的夙仇，不知氣恨從那裡來。就是妻妾不相容，也要慢慢地布擺，豈有一見就凌辱到這樣的？自有前因在後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黏夫人，把梅玉扶在馬上，蓬頭散發，穿著上下布衣，到了宅中。黏夫人正面坐下，叫梅玉跪著，即時剝去底衣，露出白光光脂滑玉潤的皮膚來，取過一根馬鞭子，不消三推六問，盡力的打了一百。只見皮開肉綻，渾身都是血口子，看了梅玉的香雲細發，滾在地下有二三尺長，一時氣憤填胸，即取剪刀一把，自己把梅玉的頭髮剪下，用火燒了。做了一個髡頭賤婢，使兩個丫頭押著，在廚房燒火做飯，到晚來推磨打更。要他活受，不許他死，即時逐往廚房啼哭去了。

那黏夫人一時性起，忙叫家將：「各處找尋金二官人來，我和他講話。」那金二官人知他平日的利害，不知走走往那裏藏躲去了。當時有兩個厚友，一個是拓跋公子，一個是完顏舍人，俱是金朝親戚駙馬。因又與金二官人年齡相同，不上二十歲，終日在勾欄裡串，是一群狐朋狗黨，極相厚的。那一時金二官人不敢往別處去，從後門上了馬，走到拓跋家裡。一個臉似蠟查般，唬得焦黃。拓跋公子接著，問道：「新人還在樓上，因何不陪他過了三朝，就下樓來？」金二官人只不言語，一似掉了魂的一般。拓跋公子笑道：「想是那話兒藏不住，你家太太有些決撒了。你快實說，我們好救你。」金二官人滿眼落淚道：「如此這般。我顧了我走了，不知他母子們怎麼受氣，央你使人兒去天漢橋王家樓下打聽打聽。我的人唬破膽了，殺了他也不肯去。」拓跋公子笑道：「待我使人去問一聲，哄的人嫁了你，可做不下主兒來，你也要憑天理。」一面使人探聽去了。

不上兩個時辰，那人回來說：「太太回宅了，」把梅玉凌辱，剝衣彩打，說了一遍。金二官人只是哭，全說不出話來。又聽得說差人往各處找他回家問話。向拓跋公子討出一床被來，蒙頭而睡，再不敢出房門去。拓跋公子笑個不住。大家商議無法可救。

這孔千戶娘子走到孫媒婆家裡打個粉碎，碰頭散發，不住的叫：「皇天殺人！我家與你這老淫婦有甚冤仇？把我女兒坑陷，送到鬼門關上去了。我今死也在你家裡。」那左鄰右舍，一齊來勸，才知道孫媒圖媒錢，騙了他家女兒，嫁在有名母夜叉家，是金營第一個打老公的太歲，誰敢惹他。孔寡婦在孫媒家尋死上吊不提。

卻說梅玉姐受打不過，到了廚房，只在灶前倒臥，渾身是血，抬不起身來，就是尋死自盡。如何得手，又有兩個大丫頭時刻不離，和他同起同坐。眾人見他受此苦楚，也有憐恤的，俱怕太太，誰敢和他說句話兒？怕他死了，送些湯水與他吃。梅玉只閉著兩眼不開，沒奈何抬他在炕上，朝裡和衣而睡。梅玉心中思想：我今斷送性命，也是前生命定，自己不想死在這裡，我的母親不知在何處？不覺哽咽失聲，滿眼淚如湧泉；又怕太太聽的，只得暗哭。到了夜半三更，要起來尋個自盡，不覺兩手難抬，和衣睡去。忽然見一個人，武官打扮，戴頂將巾，有六十多歲。滿口白鬚，領著個五六歲的孩子，上前問梅玉道：「你跟我家裡去罷。」梅玉不敢近前，那孩兒上前，梅玉忙去抱他。只見一個婦人，頭挽油髻，面搽鉛粉，穿著些慘綠喬紅的衣裳，上前把孩子奪去；卻來揪住梅玉道：「你還我的命來！你前生和我在西門慶家，同那潘金蓮淫婦，害了我一世；你卻又買了我守備府裡來，將我剝衣痛打，凌辱毀了，卻又賣在煙花巷裡，受不過度婆打罵，自縊身亡。今日你也來還我債了。」說畢話，拿起一個棒槌，踩倒就打。梅玉抬頭一看，這個婦人，不是以前的模樣，只見赤面黃睛，一個番婆變的，和黏太太一般打扮。那武官孩兒，都不見了。梅玉大叫一聲，痛哭而醒。聽了聽正打四更，梅玉才想道：這是我的前冤，該來還他了。

禍有因緣怨有根，此身雖異舊冤存；強梁當日誰能敵，軟弱今生又被吞。如意不忘人斃恨，魯莊還化野豬魂；始知萬事寬平好，結草猶能鬼報恩。

原來梅玉本是春梅一轉。當日嫁在守備府，把孫雪娥痛打凌辱，以報私仇。後來賣與娼家縊死。以此今世雪娥，托生在北方金國，來報春梅殺身之恨。他是夙冤，自然見面就怒起來。這夢中的武官，就是周守備，領著春梅生的兒子，未免有夫妻子母之情，所以要他抱著。被孫雪娥現了真身，指出前仇，才知道黏夫人一場仇恨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不是偶然的。梅玉從此吃了長齋，不生嗔恨，說是我前生孽債，埋怨不得別人。

也就灶前燒火，同眾做飯慇懃，全沒有怨恨的心。閒了口裡念一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這是一番忍辱功德，懺悔的道場。因此梅玉後來，還得解脫苦厄，歸了佛教。不知後來性命如何，子母甚日相見。正是：月正團圓，一片浮雲生障翳；花才爛熳，九秋風雨折枝條。